張文定公靡悔軒集

墓表七道

明故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李君墓表

出任丘之北原田膴膴喬林鬱然而森秀者曰桂莊之前有墓焉光祿少卿濡濱李君之所葬也君為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序菴公之長子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公聞訃悲慟欲歸不得疏請以仲子尚賓少卿圻往理喪事
上特允請賜賻白金二十兩盖
殊恩也葬以明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公既為文銘

墓文以墓道未有碣爲予哽咽以言而尚賓君復持銘
文授予謹爲表曰君諱巨字公猶別號濡瀆自曾大父
某大父某並以序菴公貴累贈如公官曾大母大母邊
毋張皆累贈一品夫人始君大父以光祿少卿謫青州
府同知復陞萊州府知府序菴公皆携君以隨甫離襁
褓即循餙不妄言動大父毋皆珍愛之不能釋故序菴
公第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大父毋獨遣君毋張夫人來
京而留君于萊嘗病瘧毋北望呼曰我天大父毋問誰
爾天也曰我父我毋也乙丑大父考滿來京始携君以
來以序菴公爲編修因留受學學日益有進乙巳公丁

外艱以哀餘爲之講解其學遂成以易經舉正德丙子鄉試嘉靖辛巳舉進士明年授戶部主事未幾張夫人卒服闋改授刑部主事適敏謙中爲僚宗所排散乙酉公遭内艱改授兵部主事因從公告歸感寒濕病足乃告疾隨還然疾益加劇藥數歲乃愈復授戶部主事尋陞員外郎督理易州軍儲沿邊軍卒愛戴若父母閱三歲陞工部郎中將離邊關軍卒擁留之不得則走集京師乞留總督易州山廠柴炭廠故弊蔂積不可理君廉公嚴信剔抉綜理動適機宜民商感悅如在邊關焉名譽日益起陞光祿少卿足疾復舉得告回縣忽感痰厥

踰日乃甦自是精力稍減然起居如故每歲一來京師
壽公甚歡旬月乃返丙申秋九月
宗廟工完公進秩太子太師華盖殿大學士尚寶君以
廕授官于是君喜甚擬歲底赴京稱賀忽感寒嗽脾腫
醫藥罔效遂卒年僅四十五娶房氏嚴于內治子二人
長鏈廕授中書舍人次鏸承廕國子生皆以公六年考
滿恩也君性至孝正德己卯公以官諭典試南畿還道
病濟陽君聞之携一僕日夜馳視至則侍床側不解帶
者彌月比公爲太宗伯進陟元輔
明天子隆眷重倚言罔不從勳名貴勢冠絕一時而君

於其間自處如巽素寬容不與人較有犯之者咲受之及
上脩陵祀之典數請
天壽山君言於公曰
山陵逼近邊徼禮成幸請
車駕早還山後諸地不宜遠涉恐好事者以遊幸竊議
盍君外渾融而內極分辨深識遠慮出人意表類如此尤厚姻族周貧卹孤人固謂其克肖我公當遠到大受而遽止於此閭邑聞之無不悲悼雖行道亦隕涕焉君之平生既巳載之邑乘而公方以文章為當代宗元得

其片語隻詞皆足以不朽矧君爲之元嗣玄堂之銘且當炳燿無極矣然君方駸駸嚮用乃弗究厥施以沒而其行績足以勸斯世而系邑人之思者自不厭於屢述是宜表也

明故嘉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呂公墓表

公諱和字克中別號介齋平生剛毅英果疾惡如仇而孝友天至母病籲天祈代父得閉結疾至躬爲吮導弘治己未舉進士授令臨淮悉搜利獘以時興除賑饑給種減徭節費周慮曲盡如春涵嫗煦惟恐傷之脩飭學

宮選集生徒躬爲課誨公宇倉庫譙樓之屬凡敝廢者撤淫祠毀緝之丹艧煥然民不知有工役每歲冬公差内使之京雲會濠梁邑爲騷動公一裁以法民咸賴焉皇陵奉祀汪恩佟縱戕民公峻拒之不少假借恩誣奏公承大祭不敬公亦疏其罪狀竟致恩罪還職之日民皆歡呼忭舞旣而以外艱去沃送淮水者舳艫相接眼闋改令建平道出臨淮臨淮之民相與擁樹久之郡守曉諭乃得行建平尤號難治公至誅夷宿猾宗友八等惡黨悚息解竄歷治二邑皆爲當道所旌薦名聲籍籍擢刑部福建司主事慮囚南畿洗冤平反至數十人遷

本部江西司員外郎會

朝廷上

兩宮徽號覃恩天下

贈其父球如其官母張氏贈安人配陳氏封如其姑在

刑部三年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時長清知縣劉儒納交

倖臣大肆貪虐諸司畏不敢發公以法痛抑之爲所誣

奏逮就

詔獄械繫過平原平原士民持公以法挾劉儒幾殆公

諭以

上命乃止既下獄法事者有所贍顧遜四月不决改送

刑部張司寇欲兩寬之大理張卿至三駁不從復數月
乃白臨清衛指揮栢紹素暴横當道按之紹抗奏不服
者三年聞公至則亡之司禮監爲蕭太監胥吏公廉知
之召武士數人令曰若輩直抵
皇城大呼稱冤蕭太監必而見詰問若即對曰呂僉事
謂蕭公平素正直必不藏亡藏栢紹者必公之左右也
而禁城邃密勢不得徹公之聽聞爲是而呼號耳武士
如指果得栢紹以歸寘之法公遇事勇智類如此撫按
以異績
聞三載考最得

誥贈其父偕奉政大夫官亦如公毋及配贈封皆宜人盖殊典也在山東踰四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奉勑撫民漢中革贓吏二十餘人降劾寇囤囤保等一千二百有奇築漢中城及州縣城四建學十有三修棧閣創郵驛去丁差之法停久戍之伍軍民之居者士旅之出入者交稱互頌撫按相繼旌薦而四川巡撫胡公世寧復薦以自代凡居漢中五年陞四川按察司使念久違祭掃因而過家上隴間以直言忤憲臣意適公宗族有罹法者遂因以累公而亦終莫之累也公掌蜀臬數月而歸歸四年卒嘉靖丙戌九月二十有六日也春秋

六十有八呂之先自姜氏以四岳佐禹封於呂以封爲氏太公封齊至漢呂霸爲尚書令歷晉及宋名賢輩出故譜系嘶甚其后成公從弟祖履自武義徙家鄞之木阜山遂爲鄞人十一傳而啓五府君以貲雄里中爲公之曾祖祖日貴倫以孝聞奉政公篤村仁惠張宜人孝謹尚義其世德所由來遠矣子男二長懋太學生次恣庶出公命爲從兄汀之後女一適太學生余佑孫男四堯臣舜臣俱郡庠生禹臣商臣俱業舉子曾孫男女各一懋以公卒之又明年正月九日葬公於武家墺祖塋之左謂予世辱公厚不遠千里踵南京之官舍請予表

諸墓道予觀公當
孝廟時尹臨淮不畏強禦猶不見其難及
毅皇之朝憸宄相繼竊柄天下習爲縮朒骫骳規以自
全如恐弗及而公遇事一不可于意即義氣振發溢不
自禁履虎嬰蛇者數矣而卒無悔意使選愞之士或思
及之不爲之少大也乎是固所宜表也

明故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同中憲大夫廣西
按察司副使陳公墓表

正德丁丑十月三十日廣西按察司副使陳公以巡按
監察御史朱志榮貪墨恣肆上疏糾其罪

上命械之至京而令法司閱實於治所志榮謫戍而公
貶秩爲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懇以病乞休不報乃
之官數閱月疾作以十月三十日卒于官舍後十有一
年其子世瞻貢入太學以器藝爲予所愛重卒業將歸
踵門而泣且告曰先君之塋既若干年矣而墓未有表
敢請予曰諾陳氏世居新淦之沙坊里諱孟浩者登永
樂戊戌進士仕爲長沙蘇州二府教授其子就紀號坦
翁即公父也以公貴封刑部主事母黃氏封安人公諱
陽字健夫號直菴甫十歲竟不憖里塾慕其鄉先輩孔
廷恪願學焉一日孔過不及告其父母隨之邑庠越二

年聞毋病郎踉假走歸侍蹐飦藥不懈宵晝盡少成若
此成化癸卯領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刑部主事歲餘
敬皇帝命清獄南畿囚家或持千金託公故人陰祈末
減公卻之辛酉置囚于理庚申又承
勑清獄四川中道奔大安人喪喪甫畢隨喪坦翁正德
改元起復原職八閱月超陞郎中丁卯蘇常二府有大
獄久不決具于
朝朝議以公往而逆瑾受獄家賄面挽公滋公正色辭
弗許瑾銜之

命下甫浹日領
勅將行而瑾即誣奏公遷延無肅將之意顯有規避遂
下詔獄經月餘無辭即傳
旨令司禮監太監於午門前監榜二十降二級邊方敘
用得昆陽州同知或曰世道至是矣盍少貶諸公毅然
曰昔韓魏公有言窮通禍福分固前定且不有鬼神在
吾奚庸極遂怡然就道居二年陞本州知州其顛危之
狀慷慨激烈之懷率於詩發之名曰檢錄瑾既伏誅陞
公廣西按察司僉事風裁猷慮卓越一時會右江缺兵
備巡撫都御史林公廷選上疏極言公學識節介忠鯁

練達右江夷寇踞梁民瘁兵疲非公無可爲者乃陞右江兵備副使蠻獠有號稱八寨者獷悍爲一道梗自
國初來莫或柔之公御以誠信諭以威德即感悅請大堡爲右江氓焉癸酉冬斷思府有謀爲不軌者郡邑爲
騷鎮巡欲大發兵悉殲之公曰不可躬履崄巇且捕且撫相機揆物備達威德未幾得其渠魁不血一兵而斷
民按堵民夷戴懷不啻父毋聲稱日益振而忌者或反搆誣已而降官山東雖非其罪猶謂鹽筴蠹獘撓沮貫
勢久矣倚公暫爲剷除尋復柄用而遽以疾卒人咸惜之年六十有三配李氏封安人繼黃氏子男二長即世

贈坎世睦陰陽訓術孫男七人桂梅俱邑庠生餘幼公正性天植疾惡如仇至其正斷恩之兵無自謂活千人不啻也比之于公陰德以望其後而果有子如世贍將益昌厥世則其平生見義勇爲如雷震矢激不少回容豈非篤信于天而因以自怙也哉是爲表

明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周公墓表

公諱[illegible]字太之撫湖人曾祖凱工部營繕主事祖廉考文佐妣范氏公生而無他昆弟姒妹遭家中屯年十一即出力抵門戶若病葉歲制弗豫江之北有美木欲售會風濤汹甚公奮往遂市以歸沉毅伉直不能爲媕婀

呫囁以苟同時俗與人居一語弗若輒義形詞色苟與
解辯氣益厲不少徇家庭雖葺汛滌除之事一弗若輒
震怒不少假借焉鄉閭有所爭較爲差其短長片言意
釋里中兒有弗類者望見冠屨輒避去性嗜酒平居日
數飲飲即數觥苟有勸酬無筭亦不及亂也年六十八
其子易舉進士歷官中臺以
恩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乃築室南濱引流治圃
灌藝以給茹耆天白雲映照澄碧時撫而樂之因自號
南濱居士非鄉飲不詣官府平生服御不喜華靡迨老
且貴亦然或時從所與出入闤闠閭閻叔麦償祭四方

所好惡人莫知其封君也有適則携冠帶具一襆以隨騷至著而入退即解去人問之笑曰楚性固爾何惟自少讀書史通大義孝經論孟口授諸兒每自塾歸輒燈令背誦所課書必精熟乃許就寢惡鄉俗少年多習浮蕩絕弗許通或時試以偶句出口新麗塾師校長或不能道云貌頗善老子每朔望晨興讀三元經一過祿真願和恬然有自得意比易以御史提學京畿聲聞赫奕人嘖嘖歆艷而公無喜容已而謫倅溫州無慍色誡之曰汝以言謫官官箴不失吾無汝尤也勉之求無負於監郡足矣公生天順元年七月三十日卒嘉靖十一年

七月七日享年七十有七子男三長郎易今刑部員外郎娶丁氏繼娶秦氏次書縣學生娶楊氏次禮早慧而殤孫男四子原子厚子石孫女三桂貞蕙貞蘭貞易將以　年　月　日塟公某山之原手狀公行實請予表墓予昔浮江萬里西極于岷山觀禹導江之初僅若一溝澮然而來大也江之大積使然耳朴直好義如公卒其素履非有所要而鬱積紆縈卒大發于刑部文章器業蔚然為儒林宗斯固山川之氣有相符會公之築南濱而以自號也亦非會意於斯乎予故表公之墓使人臨大江而思公之德知周氏今日之盛其來有自

明故袁州府通判林君墓表

正德丙子三月十六日袁州通判莆陽林君卒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其邑靈光山之原後十有六年其孫繼賢擢貳守吾郡公餘告余乎曰予惟府先大父遺也以充有秩祿之歲自徽郡判領勅命便道歸省因得展大父墓大父之葬方伯方公壽夫旣爲銘而墓道弗表顧瞻傷懷惟先生幸賜一言塋惟我大父實瞑而不肖孫遠吏茲土不爲徒行敢請君之行實見其族父穀齋先生世暨其子寬所爲狀而予又以徽吾郡侯之賢爲之表曰今海内著姓惟閩之林

爲最君之先世自長城徙居國清塘下曾祖諱儀祖諱
倈考諱滐字孟淵贈文林郎清河縣知縣妣澄江朱氏
贈孺人君諱瑱字以王別號蒙菴早失怙恃教育於祖
父成化戊子以弱冠領鄉薦家貧積六喪未能舉乃客
授吳楚間極力襄事戊戌春登乙榜時大司馬鈞州馬
公謂冢宰尹公曰昔莆有林先生籽者教吾士吾黨賴
焉劉今缺學正願得如籽者以往尹乃啓選於衆以授
君果克如籽督學者每褒獎以風他郡九載最績擢知
清河縣慈惠平恕而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吏不能及撫按交薦
得贈其考妣及妻如例親藩奪民地訟久不復君力主

典章卒從之人以是危君君不顧舊額邑民領飼官馬不滿四百蹄已而以孳生駒給民寖至數倍民耗產不能償君疏請由舊

孝廟可之著爲例牧地舊界七百畝奸吏增至數千而侵其稅君承檄覈實并及旁邑鄰價稅以萬計民至太王祠祠之修築縣廨拓地得金銀寶器悉以新廟學實倉廩士民賴之幾九載轉判袁州民遮道不能前爲去之去思之碑在袁惠政尤著閔歲艱請得致仕時年甫五十六卒之年年七十矣家居力義不懈若增祭田修墳墓建閭門周貧乏其大者配吳氏封孺人性勤約雖富

貴不少渝繼宋氏子男六長恭歷官思明府同知次寬南康府通判次信先卒次敏吳出次省國子生次肯平海衛學生側室靳氏出孫男五繼文雲南中衛經歷次即繼賢次繼復繼忠俱貢士次繼熙孫女六曾孫男四曾孫女三君先於靈光山之原坐酉向卯爲窆中左公中右吳又左爲宋又右爲靳皆虛吳孺人生先君四年卒先二十年至是乃合塟焉惟林氏英傑滿天下文行勳業光照後先如蒙菴以教以治咸秉德焉以無忝宗姓而庇賴其後之人可不謂賢乎且吾郡侯擷篆纔數閱月廉勤公恕方稱於人人而一旦釋去民之懷之亦

猶前日之表民也夫表之澤止其雍遏未究而移被於吾邦者固安可誣耶乃以文碣諸墓隧昭勸當世以慰其子孫而并系吾思

明封宜人曹氏墓表

宜人曹氏翰林學士太常張公配也始公以編修秩滿封孺人及爲春坊諭德而皇儲誕生推恩天下進封宜人云曹之先有諱璉者仕宋至金紫光祿大夫封江陰開國男自後代有顯人與張氏俗望於江陰諱祥號怡蘭者宜人父也宜人生而疑莊敏慧女紅外書史大義有聞輒悟父母愛甚其子嘗嘆曰恨汝不爲男耳議壻

難其選學士方為諸生譽軼儕輩父木菴宮諭亦自矜其子謂非曹氏子莫為儷也媒者一請而怡蘭翁聽焉宜人歸張氏為冢婦舅姑治家嚴整居常嗃嗃不少解弛宜人候晨昏察燠寒紉綴之事炊爨烹煮之節悉意力勤動中規矱舅沒事其姑恒先意順志毋有不懌見宜人婉娩恭甚即霽色銷慍焉學士起家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翰林二十餘年每迎養憚遠出不果行宜人則留以侍間一至官邸亦不數月輒返既得姑歡心諸娣姒皆感動觀法姑益安厥養矣後得風疾不離牀笫幾一年宜人勉形黜色宵晝扶護醫療禬禳周致誠敬矣

華家聚環太指宜人言曰吾受汝愛養三十餘年如一日吾家有孝婦即死何憾及卒哀毀躬親含殮念夫子之弗在側也亟亟益虔以誠學士在官不病內顧奔喪不悔不克親皆宜人力也自祭祀賓客慶吊餽遺以至米鹽細故畜轄之屬綜理微密家人服其明習不威而戒遇諸媵婢尤極優渥以故閨閫之內恩聯義肅遠近稱之性儉薄不喜奢靡躬勤督課曾不渝約或以為言宜人曰夫羸縮何常惟人自保若見褕衣甘食無所事事而能長有富貴者幾矣子一人鴻儀慈不廢教遣游邑庠勸以親賢取友問以講學至者懽然趣為治具有晉

陶毋氏之風焉庚子秋學士公既免其先太宜人胡氏

之喪將歸

朝會曹氏女死宜人哭至毀楨不果從明年學士公遣使迎宜人宜人肩行觸炎暑抵京廿有七日疾作又十有七日竟不起方疾革猶顧謂學士公曰今日先宮諭公忌辰宜命人修祀事盡孝敬之心雖病困不忘如此生成化乙巳四月十二日卒嘉靖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鴻儀娶陳氏太學生文瑞女庶子麟瑞娶周氏戶部尚書約菴公孫女也女三長適光祿卿劉敎齋子齋政次適監察御史曹方湖子儁孫男四文孺明

孺餘尚幼孫女二鴻儀奉學士公命治地由里山祖塋
之左將以甲辰二月初九日舉柩趲焉先期走省學士
公于留都自爲狀踵予門法而以表墓請予覩自古女
德率罹變故以著而其克盡常道者人或忽而不書而
不知成周事業實自思齊思媚者基之也予既辱學士
公知乃因公不忘宜人拳拳之心而著其潛懿以示式
閨闈抑使他日之知公入佐
清朝而克紹古昔之盛者其源有自

明故陰陽學正術李君宗翊墓表

鄞城南清道鄉之原爲陰陽正術李君塟地實君所自

十者垣墉堅緻祠宇嚴翼杠塗竹樹肅穆方列吾鄉言厚葬者先之然惟稱家之有君子不謂靡也君之葬少石陸太史爲銘後十年其從父弟郡庠生宗顏率君之子承嗣謁予表墓予辱交君之從父少司空壺山公暨公子宗舜昆弟君弟制甫又公壻也故知君爲詳不獲辭君李姓諱維翰宗翊其字其先深州人宋季相昉之後入世祖翼來仕慶元因家焉子孫遂爲鄞人曾祖伯儒祖鼎俱以壺山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父傑號怡稼有隱德以例授宣義郎母孫氏君狀貌魁梧少讀書明義理比長力田積粟勤劇營治爲吾郡高貲然

醇質有度循循謙約董山公佐益起而君愈自抑畏雖
非道不敎公庭之中無足跡焉有所賑貸廉其息貧者
或盡捐之賴之舉火者千餘家然懷其德不忍負故日
益蕃裕董山公居官廉慎無厚畜比歸田宗翊時給其
乏曾祖若祖塋域儀節弗稱秩數公常以為歉於志宗
翊奮曰吾祖先得以追崇今日者叔父力也得之為有
財吾何愛焉遂鳩工置成之族有業儒者困於窶與之
置產以相其志宗舜之為諸生也宗翊優其供具以遂
其交游卒成進士正德癸酉應
詔輸粟授陰陽學正術別營第祖居之南顏其堂曰世

恩盖李氏有爲司馬郎爲方伯爲亞卿又各追贈其先
而怡稼翁及君雖隱不耀亦沾
國榮示不忘也君生成化丙申二月一日卒嘉靖癸未
八月十七日年四十八娶五鄉碶傅氏貞嚴善持家無
子子宗舜次子承嗣聘都御史雷峰汪公之女傅復以
君遺意取其弟傅廷益次女育之許嫁楊其少宰碧川
公孫也盖予觀於今之人苟非其房奩私槖凡祖先所
貽諸父昆弟所共有雖堂廡尊彜一糞除滌濯之勤不
肯一引手以便骨肉孰肯渙其財以爲人乎哉夫使天
下富者聞宗翊之風必自䘏勿則合渙諧睽可以周其

力之所及何至相尤相瘉視骨肉如塗人乎然宗翊力勸以恢其家嘗不自食而濟焉以死其行又非表見於世嗚呼其何以風今日乃書諸石俾承嗣刻而置之墓之陽

明故槐村馬先生墓表

士之隱非耀而能以術業濟人人為此其名自足以不朽及其發諸後後人名愈顯而施愈弘又有不可以偉而得者昔者陽慶善醫以家富不肯治病迺卒以無後蓋天之生人也使之有無相通強弱相倚能否相濟夫然後各得其平焉私其富秘其能此慶之所以非嗣也然

則昌後若槐村者其行事不足爲世勸也哉庸表之曰明故槐村馬先生之墓而爲之文曰先生姓馬氏諱慧字世明端凝敏達讀經史及百氏之書學有端緒矣而不幸嬰疾歎曰吾非無意於世顧生死未可知而身外是圖如命何如命何乃求已疾之術本之素問而稽之靈樞質之難經體之身驗之物脈理之經緯陰陽之離合榮衛之衰旺氣候之從逆精研詳覈而發揮方局則消息於東垣丹溪之書由是維揚遠近居者旅者咸有疾罔弗咨之嘗衰氣熾行賴以全活甚衆從事於醫者經指授率爲名家云事其兄有恩遜仲兄蚤卒字其孤

平居瓶飯蔬衣而洗腆以奉賓祭絕禳禬遠浮屠歲率

其族人展高祖墓且復其塚服故地數百畝以資秋守

祭其子節坤咸聰明有器局俾業舉子已而相繼領鄉

薦節登癸未鄉舉進士先生視之京師明年甲申以疾

卒于邸第五月十二日也距生景泰己卯九月三日享

年六十有六始先生壹志於醫自號恒齋比二子發解

曰吾之初志庶幾其伸於是乎乃庭植三槐更號槐村

焉馬氏之先本山西蒲州人元季高祖端香避兵來家

維揚之通州端香生尚德

聖祖肇基旁求異材有司將薦之堅辭不就娶李太守

之女遂從居郡城之東門尚德生用裕用裕生駿以賢
孝聞年七十例授冠帶娶劉氏繼娶秦氏實生先生配
胡氏南昌郡判振紀之子有淑德伯子即節福建上杭
知縣仲壯述醫季即坤子壻曰徐國寵翁世孫男五敦
敕牧斂赦孫女四長者壻府學生顧述餘在室卒之明
年乙酉正月二十六日葬城南擬河之西原後六年坤
以兵部郎中謫推四明公餘奉陝西參政邵公棠所爲
誌銘求予表墓節推君以非意辱澹君郡才識風槩表
表不可及且暨其伯氏皆嚮用夫文也其以副植梱之
心者將於是乎在故并書之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卷之十二

行狀 六首

明故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參議進階朝議大夫周公行狀

公諱旋字克敬其先鄞人宋有名師厚者登進士仕至銀青光祿大夫是爲范文正公子婿生子鍔登進士至中大夫從其舅范忠宣公遊入元祐黨籍稱鄞江先生高大父君錫始自鄞遷慈溪家縣治南曾大父守行大父世莊俱隱德弗耀考通讀書好禮介於流俗以公貴贈兵科給事中母某氏贈太孺人公少家貧常客授

於外每以不獲恒侍親側爲恨一夕忽夢寐不安旦即辭其主人而歸父病已嚲床第公扶侍竭勞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抆喪幾不能生太孺人愛其養子公輒均其貲產後屢至顛沛輒復收給務悅太孺人之心事長兄友愛尤篤哀其無嗣爲撫義子如已出兄卒悉以家貲付之待之有加有從兄者從事京師病歿嫂氏挾幼女更嫁人莫知其處公官于訪求不得爲之泣下復詞于官得之即撫以爲已女爲奩具擇婿嫁之婿即馮澤今爲邑庠生公敏慧業詩經有名庠校閒成化丁未舉進士弘治庚戌除南京戶科給事中以内艱去服闋復

除北京兵科轉刑科右再轉兵科左給事中辛酉陞廣東右政司右參議尋謝歸以子貴進階朝議大夫在兵科時北虜熾甚議者至欲遷都以避公憂思為廢飡寢條陳方略皆切中幾宜將臣欽下廷臣集議當道或舉所好公正色曰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係於將臣如以某去恐非

朝廷命官詳擇之意當道啣之知州劉遜與宗藩訐奏上欲重罪遜一時言者俱下獄拷掠甚慘臺諫為空公適使還即抗章論救且曰科道方以言得罪而臣復以言進者言乃臣之職也章雖留中而衆皆得釋南旺舊

有湖潴水以灌河後漸為權豪所塞官民舡至此俱受
病自國初來莫有議處之者公往來南北時熟廉其弊
且相度所宜奏請復湖之舊增置二閘舟行自是沛然
無阻舊制各營畜牧俱有分地既而奪于貴勢牧事告
病公奏
勑清理悉復如制惟
中宮皇莊不肯罷公奏
陛下為天下之主
毋后享天下之養何必私牧地頃畝之收而後給哉
孝廟特委曲請于

大后罷之在科九年所上章疏甚多多見聽納大者著爲律令頒布于時時守溪王公碧川楊公錄見章疏入交相敬歎楊曰此吾鄉曲之人也王曰此吾禮部所舉士也其爲名公所重如此而言議峻激忌者復不少由左給事中出參廣藩所親或謂公曰公職諫垣歲久遠怨招尤非一日矣盍早爲自私計公曰古人守正俟命吾豈可以官之得失遂改節耶鄉人有爲小官於廣者爲人餽金祈緩罪公斥之去按致罪人如律始至左右習吏事者以公不由谷吏易之明日引訟者數十於前剖決如流引招具案雖老吏自以爲不及蓋自是畏憚

莫敢售其奸者公暇即集生儒講論試文親爲點竄人人有得感激而去後取科第者甚多迄茲二十餘年隔越萬里猶往往致書奉幣以示不忘饒平縣賊蘇孟劉與其妹蘇八娘子俱以驍勇相協爲亂聚衆至數萬勢甚猖獗刼倉庫殺官軍遠近驚怖郡縣不能制昔劉忠宣公以都御史揔制而麾撒公勦捕公遂兼程而進先出給告示慰撫軍民使各安生業乃部分諸軍把守要害賊所據巢穴有膏壤數百頃而鳳凰山環繞如郛郭狀前阻湖海後通閩漳且山勢險峻人不可上公命驛丞龍璽率敢死士數百潛出賊背而陣俟賊出則攀緣

而登入據其穴巳而賊果擁衆出刼縣獄壐如命率衆魚貫而進殺其守穴者數百人賊聞奔還則巳爲壐所據不能入官軍四集遂擒焉當道奇公將薦用未幾遂解官去任之日行李蕭然途費不給月湖楊先生序云君爲給舍最久爲少叅則不久於其佐矣不久於少叅豈非久於給舍而然乎桃李之弗植而惟荆棘之是布焉爲諫官者不當如是邪性好學雖在仕途倥偬手不釋卷及是謝絕人事搆屋玭山之麓環植花木扁曰西溪書院集鄉子弟之貧不能就學者力爲講解多所造就暇則吟咏著述無所懈所著有西溪小稿慈溪縣誌

杜詩質疑宇宙英華東湖十詠各若干卷其奏章若干
卷附於西溪小稿正德改元詔天下郡縣纂修
孝廟實錄本邑屬公爲總裁事皆直筆而文足以發之
輿論稱服與人接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過輒優容之
未嘗面斥其非謙遜平易和氣襲人議論出入經史上
下古今亹亹終日無倦意而真率自然不假矯强雖祁
寒盛暑疾病勞苦急遽紛紛之時而禮儀言笑未嘗苟
且故人樂與之處至大義所在毅然必爲無所顧忌輕
財好施雖或至空乏泰然不以爲意酷好花木吟讀之
暇即手自培灌及捐館後有丈紅一本花開皆深紫色

經月不落舊絕無此種而忽有之若有以喪主人然鄉人異之有為文記之者生天順庚午八月某日卒正德己卯十月某日享年七十卒之明年九月某日瘞飛鳧山西吉祥寺之北去先壠半里許寺蓋其先肇慶公所捨建也配林氏封孺人加封恭人子男十一人士貞義官士英登正德甲戌進士任南京工部都水員外郎士賢士貴俱業舉子士資早殤女三適羅苗王操錢楹皆邑中著姓孫男子十惟承惟宗惟文惟忠惟孝惟正惟大餘幼未名孫女五公平生性度學業炳炳在人茲將掩諸幽恐久而湮沒欲以為不朽圖非文孰賴用敢略

敘顛末以請諱狀

叔父埜雲先生行狀

寧波府城之西南二十里許曰槎湖吾張氏世居之元季以貲雄于鄉而尚禮崇儒卹孤周急蓋世濟休德至我高祖文一處士諱公驊曾祖一齋處士諱純皆懋文行見我祖東臯先生所爲傳我祖諱忱博洽英肅治身及家足範世俗而詩文清古有東臯集傳世我叔祖汝常處士諱恒蚤世靡嗣叔毋薛孀居守節祖命我叔父埜雲先生後之叔父諱時政字惟正埜雲其別號爲人聰慧雅秀而機警善億與人言肺腑畢露無纖介留匿

及論人情物態時時出人意表或少雜諧謔婉而有味
新而不可窮使人聽終日不厭邦奇自幼見叔父與吾
父太史公叔父來鄉府君及東軒先生喙談往往至竟
日吾祖毋梁太孺人在堂昏定必篝燈左右侍語至夜
深乃退率以爲常人有過或時面折之然不以宿諸心
故人無甚怨之者工漢隸義獻行草書添爲詩操筆立
就晚更好杜律日哦不輟林塘花木幽勝之地風晨月
夕雨霽之變神會其趣毎即事即物悟徹天機有不啻
口出者與吾父叔及親友吳觀齋先生輩數人爲會會
必盡歡乃罷率其性眞無少矯飾見來鄉府君擢科第

為之踊躍抃蹈素有識鑒弘治四七月八日携邦奇同應試杭州邦奇以是日冠叔父視良久色喜謂必中試無疑言之至數四比至鄞城家老報祖母忽中風不能起叔父謂邦奇曰我且返矣命也汝必往勿疑遂以所携家僮輔邦奇以行及舉中試亦為之踊躍抃蹈焉進退周旋必誨邦奇曰爾無鼎鼎爾爾無矍矍爾齊飭而雍容以造於禮作字必誨曰清毋輕重毋濁端方而秀洒古之遺躅吾父平居非叔父在傍黯然若莫以為歡[illegible]坦任相類也雖已承叔祖後析産取四之一必加[illegible]焉以給吾叔祖毋養而必與我父叔均養我祖毋祖

毋捐養復傾囊設功果以報人以為難云自奉節約不苟糜費然性脫略不能屑屑焉治生作業至於刻意儉勤相事保家則我叔母華孺人力也平生天理二字不離齒頰動必稱古人而時出其所自得謂炫帬展者薄謂貪昧者天譴謂蕭重者凝福率皆名言不可殫紀邦奇既入仕退而家食前後幾十年叔父見其不入公室不涉公事每稱獎拔成之親識有干者直拒之曰是惡知義命而可以苟徇耶嘉靖丙戌正月望日楊郡侯知叔父學行延致鄉飲未幾遂病病數日亟邦奇問當若何應曰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有頃卒是月二十有六日

中時也距生成化乙酉二月初三日亥時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二長邦俊有慧性年二十四先叔父卒娶楊氏工部尚書康簡公從孫女次邦傑沉靜有識娶毛氏都昌教諭士懿先生女也女三長適陳坤次適陳昌言江西憲副半湖先生冢嗣次適郡庠生陳珏孫男三子瑫子璦孫女一痛惟叔父資稟學識超越時俗生既弗獲顯庸歿又不及表見於後邦奇則奚以爲情敢書大略請大言君子爲誌諸幽以垂示永久謹狀

故叔父泮鄉縣知縣府君行狀

張氏世居鄞之槿湖入

國朝我七世祖曰宏靜處士諱迴穜德懋行推重于鄉迄我高祖諱公璧曾祖諱純咸克世濟祖諱悅號東皐德隆于身教嚴于家行範于俗詩歌文翰鳴于鄉可傳于後世然亦竟弗顯也以科第顯者自我叔父始叔父諱時孜字惟善聰穎不倫未齠年能奇對至今人猶傳之爲詩輒亦清新可喜同里梁先生衡號友蘭者我大父契友也偶於牘上見所爲詩而異焉口占一絕賞之叔父太和先生嘆曰奇童奇童比長潛意經史得其旨祭吳愿副伯適素以精理學聞及提學兩浙其所解經書題義謂之主意者一時士子往往遵而尚之叔父一

見訝曰是謬於聖人多矣乃爲辯惑二卷批虛解棼無不切當然不以示人人鮮有知者也間亦有知者謂粗長於舉子業耳而古文詩歌尤其長者人亦未之知也今藏於家若干卷皆清勁典雅氣充以鋭或嘗見而惟之曰吾見其人貌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唯直柔耳而其文如此文固不類於人哉其知者曰不然文形於心者也貌之强弱非所以知文也大父所爲詩文今所梓行號東皐遺稿者嘗爲友人借去失其半叔父痛之潛思手錄不遺一字蓋其性能默悟如此所居樓東面金峨雪竇諸山雲氣出沒日對以自適因自號雲岫

弘治己未登進士第曰吾豈有心仕進者耶是當以岫
雲號吾矣乃復改曰岫雲壽卿以病告歸省我大母越
三年授知廣東東莞縣丁中途犇我大母喪哀居饘粥
水飲動如禮制痛祿養之弗逮哭泣之餘或發諸哀吟
別為一集曰風木餘思閣授知江西萍鄉縣萍鄉居路
要衝達官往來無虛日民未嘗知擾也或曰太困矣叔
父曰財民所恃以生者於民甚急也凡所為厚遺達官
將以求榮也榮不榮於吾甚薄也吾縱不能以子視民
獨柰何以其所甚急者易吾所甚薄者耶嘗禱雨雨隨
車而至官廨後故有蓮池至是蓮一榦雙花蓋異感也

萍鄉大邑雖居路要衝復阻山水先是朝廷以其僻邑率選庸猥者治之故獘紛不可理叔父平生滔默畏慎常稱易藉用白茅之義故雖微言細事已孫矣復再思之乃行比所治邑又艱且劇如此也故常廢寢食竭思慮務當乃措摘抉搜剔必盡滌除乃已上官文移紛至不欲一爲苟應以避譴責督趣砣砣未嘗少懈故竟以得疾叔父貌故羸也正德丁卯冬與疾入覲則又非復舊時容矣謂邦奇曰自古稱州縣職徒勞於令爲甚今之爲吏者大抵急於已緩於物先乎其文後乎其實者也吾猶不然是以至於此竟以明年正

月七日戌時卒于寓邸距生成化丁亥九月九日亥時
享年四十有二卒數日吏部將有旌擢方疏名請于
上而叔父已不及聞矣邦奇與從叨氏舅聰及叔父舊
友翰林侍講豐先生熙拾殮通何餘乃啓櫝歸于家卜
十二月二十日葬所居西厲家畈大父塋次配曰我叔
妣俞氏脩正静默克嚴内政子男五人邦言邦大邦直
邦亨邦泰邦太邦來早殤矣邦奇痛惟叔父才識志操
有出人者家居嘗謂邦奇曰吾今將試用者也吾所用
者經與律焉耳一日而廢此吾寢弗能寧也嗚呼詎謂
其用乃止是也已叔雖盡瘁厥職死固無愧焉而祿弗

僨德業弗究志名弗彰實是懼敢弗圖所以昭垂于後人者仰求永無湮滅也叔父平生無夸言無矯容無飾行故直叙行實不敢飾虛辭以累叔父志伏惟采擇而誌諸墓焉

叔父東軒先生府君行狀

槎湖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見我六世祖宏靜府君墓誌吾祖東臯府君以狀詳其世次乃斷自我十一世祖元一府君而下蓋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槎湖而次世可考則自元一府君始也以耕讀傳五世爲宏靜府君勝國末恢拓資業崇文興教以振其家嘗長子諱叔謙

從事本府委署慈溪奉化縣事才名籍甚我祖嘗歲暮
手疏神主娛甥裴少參先生時以庠生見之驚曰是嘗
有德於吾慈溪邑人傳道不釋口不知即高門先世也
蓋沒已七十餘年而人猶不忘如此生子一人諱公曄
賢孝恭敏而不幸早世是為我叔父曾祖一齋府君諱
紀能詩工書法長厚異遜不報無道歲饑濟以糜粥疫
氣行施藥以瘳病者田賦簿每佃人名下各注儎足字
手澤猶新者東臯府君諱忱聰明英敏博學工詩文嘗
長厲騷沐月而獎鼉刑與人至今德之居常手不釋卷
儉而有禮尤慎齋祭祠墓展謁為後人法云以邦奇仕

贈南京吏部右侍郎晉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梁氏累贈淑人生子四人叔父其季也叔父年十有三而孤以勤勵克家事我祖母甚乃孝至祖母孀黨撫卌致褒焉仲父岫雲府君業進士叔父力任治生仲父得專志經史以至成進士已而令萍鄉叔父而至萍鄉視之寡約聯遜不絲髮擾閭里以瑕仲父之廉慎惟手錄東臯府君遺稿付梓人以傳搆屋室葺塲圃拮据夙夜不避劬勤乃至遺秉滯穗或不棄而非分之餽則介然不為動邪哥始締娶即見吾父洞雲府君仲父壁雲府君岫雲府君暨叔父每夕必昏定我祖母

張燧左右侍談古今事語必崇節義徵善良微人於天率至二鼓乃退皦如也邦奇年十八赴試而祖母病不赴試期輒奔還既而偶中選當入杭謁諸司叔父喜甚且憐予幼且弱也偕我伯兄信齋先生挾予以行往返顧復甚至迨娶祭祀一如東皐府君遺矩惟岫雲府君早世叔父與吾父仲父暨吾宗叔祖封福建參政癸軒公及姻友數輩爲月會會必盡歡罷晚歲婚嫁成畢諸從弟學業有成乃令析產偕我叔母徐優游以術養日惟與我宗叔且翁先生擇勝偶語往往竟日不倦人望之翛然如神仙焉不入城市郡邀鄉飲者屢辭非往後

以大賓敦遜歎其僅一赴云嘉靖壬寅二月四日與宜翁離坐笑語如平時午刻忽俯首瞑目不語諸從弟抱扶以入氣漸微頃之纊屬距生 二月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嗚呼邦奇家居日久與叔父欣戚共之失得毀譽不問細大所聞必亟以告及癸巳之歲赴銓部之命辭家既十年叔父手書數至叙家事皆平正詳確間有疑諱必以道歲所詢起居康適竊自喜幸謂不日圖歸且當侍屨杖承色笑於耦塘槎水之間而今不可復得矣弘治乙卯岫雲府君領鄉薦尋舉進士邦奇亦幸繼舉歷踐班要而近歲從子子瑁復舉進士授禮部主事

叔父親見顯榮三世歷五十年晚遇恩例膺冠帶而乃跆蹤服澣以終其身使少效世俗作威勢取錙銖於分之外何爲其至是耶訃聞京師邦奇爲位從耄壽毋封太淑人沈氏率姪子瑫輩朝夕奠哭宗叔山東布政東沙公移書謂予曰宗門中老成凋喪自是無面言人過者矣予讀而愈悲焉子男四人邦翊儒士娶朱氏都御史廷璧公之孫女邦紘府學生娶李氏工部侍郎董山公之女邦靖縣學生娶孫氏邦端縣學生娶黃氏女二人壻曰吳金任用孫男 人 叔父諱時敬字維德別號東軒質直無伏匿見人發言處事或戾於理輒義

形於色人恒憚之平生不累塵俗不降屈於人亦莫之敢侮我叔毋以嚴順勤約相以偕老而群季俊秀咸克以文鳴庠校間雖未見其擢科取仕躬膺褒誥而心固自擬其有日矣壺觴泉石惟適之安者數十年康寧壽考無疾以終所謂純嘏彌性者非耶惟是老成典刑相繼云逝淳風日漓乃諺乃誕日肆而無忌邪奇大懼滑德終沫而宗祊之日湮也用敢敘述平生請大言君子采擇以銘諸幽展圖不朽抑浮俗亦有警焉謹狀

封太孺人陳氏行狀

太孺人陳氏父諱斌壽官世居廣之增城縣甘泉都陳
故增城大族而斌善經理以貲雄於鄉體幹大八圍目
光烱烱如神太孺人生而孝愛天至及笄歸同邑湛公
瑛公號怡菴元奉訓大夫德慶路總管府治中之後劉
嚴不款曲太孺人事之惟謹庶姑性悍厲家人莫協太
孺人至交以敬遜動以懇誠閨門大小遂雍雍無間言
衆媺齊會或言笑喧嘩而孺人恬然若無所聞動止有
則步履有節行則以扇自蔽雖卑幼請見未嘗輕見雖
兒未嘗踰閾每晨興以黎明爲節至二鼓乃就寢有事
則三鼓乃就寢麻絲鍼縷必謹收襲果品脯羞必親區

擇上下其用以應賓客曰毋苟費也宮居涸漏必時洒
掃牀几簋櫝必謹覆韜曰毋使黷汚也怡菴公早世太
孺人孀居寓其母家食非衣敝春粱命其子若水從學
于外若水游府庠膺弘治壬子鄉薦以侍養無人不赴
禮闈者十三年太孺人又遣從白沙先生陳公甫遊既
而曰汝受
國家教養乃寧以我故不仕乎且不可及我身未老見
汝榮顯乎若水曰諾乙丑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
脩奉
冊封藩王道便踉蹡星夜趍抵嶺南迎太孺人至京正

德庚午十月秩滿推
恩封太孺人若水奉
命封安南國王得便道奉太孺人歸鄉太孺人每言居
京師風氣甚適我兒子還朝當復往居之甲戌乃復抵
京若水氣仁自幼朝夕色養無違志太孺人亦致慈焉
暮出必坐以待不歸不寢也有異味必貯以待未命之
食不食也平生少疾痛至是體貌益豐黃髮兒齒人
咸以爲壽徵忽十一月二十九日中風疾既復少愈明
年正月二十七日疾復作越三日乃卒若水哀毀匍匐
不能仰視太孺人生正統丁巳五月初一日享年七十

有九子男一人即若水女三人長適黎同公再適溫城次適義官何鍾榮又次適番庠生李達元孫男一人東之邦奇與若水同舉進士同事史館周旋出入十餘年于茲蓋耳熟太孺人之德久矣嘗登堂拜謁風儀靖肅寔協所聞今其郡人進士李君希說華又相與叙述懿行以告於予則固與素所聞又協也若水將扶柩歸葬於甘泉都荷塘之原邦奇竊念太孺人平生慈孝勤儉肅嚴貞潔不可以或泯泯則罔所儀於鄉邦伏惟大人君子必 有以圖此者敢狀以請

故弟崇甫茂才行狀

吾張氏居鄞之槎湖迄茲十有一世以儒素相傳如一日然未始有聞焉者吾曾祖一齋先生諱純字孟粹祖東皐先生諱恍字汝誠叔祖諱恒字汝常早世弗嗣叔父整雲先生諱時政字惟正祖命以爲叔祖後吾弟名邦俊崇甫其字實吾叔父冢似母曰我叔母葉氏崇甫性孝順教不俟勸孩提時多疾疢飲食當忌者禁不待力我大母梁氏去世時崇甫甫七齡見其父母汝亦隨以汝與姊若弟妹處未嘗有戾言未毀齒時輒善句對嘗暑夕侍大吾父封君洞雲先生詔曰風扇扇風風滿袖即應聲曰水車車水水盈疇盍自是加嘆賞不置年

十二知屬文與舉兒試往往穎出戴秉誠先生者以精理學推于鄉弟年十六從之遊先生日為講解稱其有悟性家庭之事奉祭延賓之屬屢之秩然有敘布衣疏食居之晏然不以為薄宗譜及先世遺稿舊帙散亂咸緝新之支傾補弊孜孜焉未嘗有懈意又紆于籌慮有亢宗之志砥礪不肯居人下其女弟行為之區畫奩具殫厥資力女兄婿陳昌言者夭歿且無後棨甫既孱弱及是痛姊之不天遂用毀損未幾姊亦遘疾則日夕侍湯藥傾意承事往返數十里不計劬勤死視殯殮哀痛憂恚感疾益深漸至柴骨不能起夢寐或驚哭問之曰

骨肉之情誰能自裁病或少間猶取文公家禮觀之或爲詩歌自娛此疾革歎曰吾弟頗繇緒吾且有子矣死亦何恨顧吾父母老復見我至此其孰能堪之父母欲爲祈禳喚曰將焉用此正德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亥時卒于正寢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十二日享年二十有四有詩歌及舉子文稿十餘卷藏于家娶楊氏工部尚書貞菴公之從孫女也柔惠靖則以終節自誓弟一曰邦繼業舉子子男一曰子瑠生四年矣以卒哭之日窆于後陳漕曾大父塋之西嗚呼吾既鮮同父兄弟群從中年與我相若者莫如邦言昌甫乃不幸早世次則惟

邢直忠甫及崇甫二人焉然予亦已十年以長而崇甫又若是止矣悲夫辛未之歲予還自京師三載之間出入相友歡語詡詡不知其樂也及官湖湘又書達及覲綏鄉曲每一展誦旅悒爲浣方圖得告之餘復相歡洽如疇昔嗚呼詎謂其遽至此也聊述平生性行大略用示後人且不使泯滅其平生以慰其志而并叙予哀云

是爲狀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卷之十二